

## 穿梭陰陽鏡——帝君金身

南天宮

中部山區，有間聞名全省的『武廟』，座落在參天古木、鬱鬱蔥蔥的杉林間。宏偉壯觀的銅門，兩座不怒自威的石獅，巍峨的金漆大門上，鑲刻斗大三字『南天宮』。

關於南天宮《明聖殿》供奉的關聖帝君金身，有著諸多神蹟傳說，使得帝君聖像蒙上一層神祕色彩。每日清晨廟門一開，蜂擁的香客絡繹不絕，只為能在神威凜然的關帝面前，奉上一炷清香。

據說一金身神像是用五百兩黃金鑄造，年代久遠、肅穆莊嚴、神態栩栩如生。帝君手持春秋，捋髯俯首，那股浩然正氣，存於天地之間，這也是『南天宮』香火鼎盛，聞名遐邇的原由。定國開著車，行駛在古杉掩道的羊腸小徑上，秋風颯颯，越往深處去風景越是幽靜，此時……手機傳來優美的旋律，定國接起電話：「喂！坤山啊！怎麼樣？有沒有查出什麼線索。」

「老哥，我出馬還有不成的事嗎？已經得知漁船入港的日期，但確定的時間還無法查出。」坤山鉅細靡遺的報告著：「不過……要一網成擒還需要報請檢調單位，請求美國緝毒局 DEA 支援情資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回去馬上與檢調回報，有什麼進展，立刻通知我。」定國簡潔的吩咐道。

「知道啦！老哥你這回人又上哪了？」坤山笑嘻嘻揶揄著：「常頭痛的人就安份點，別亂跑嘛！」

「那有啊！我是聽說……山區有間『武廟』非常靈驗，想去看看，順便祈求關老爺讓我們這次任務能平安順利。」

「你說的是『南天宮』吧！聽說金身帝君神威赫赫、很靈驗的吔！」坤山認真的說。

「你也知道？要不要我順便幫你求個平安符？」不等坤山開口，定國繼續說著：「ㄟ坤山，昨晚我做了同樣的夢，奇怪……這個夢困擾我這麼久，到底意味著什麼？」定國有些抱怨的說：

「唉！每次醒來總沒來由的心情沮喪，而且還頭痛的要命。」

坤山一副事不關己的神情，「唉呀！反正只是個夢，想那麼多幹嘛！你不是要去南天宮嗎？求個平安符戴著，關老爺自然會保佑你的。」

「說的也是，你自己小心了，我可是把你當親兄弟唷！回頭我再去找你，就這樣了……拜。」

定國掛斷電話。回想起與坤山在警校認識，兩人一見如故、重情重義，自己現任中部打擊犯罪中心的隊長，坤山則是衝鋒陷陣的臥底，兄弟倆併肩打擊犯罪，共同攜手締造佳績，出生入死幾回，也培養出無人能及的默契。

帝君金身

車子緩緩來到『南天宮』，甫進廟門，定國便被古色古香的殿宇懾動。世外桃源的風景，猶如仙境般神聖，《明聖殿》上的大匾，篆刻著「忠義長存」四大蒼勁金字，定國仰望神龕上的關帝金身，一股熟悉、親切之感油然而生……。

定國暗忖：「明明是第一次前來，為何對帝君聖像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而這種感覺也未免太強烈了吧！」欲裂的頭痛陣陣襲來，令定國鎖眉不展。

此時，帝君面前俯跪一位白髮皤皤的老嫗，婦人傷心欲絕的愁容，引起定國的注意，只聞那婦人喃喃低泣……。

「關聖帝君啊！小女黃小燕已失蹤三個月了，生死未卜，連警察也找不到，請帝君指示小女下落，就算遇害，也要讓我生見人；死見屍啊！」老婦人叩了三個頭，一把眼淚；一把鼻涕的插上清香，自逕抽籤去了……。

定國虔誠的禮拜帝君後，看著眾人紛紛往右側去抽籤，他也跟著眾人腳步，想抽個籤看看關老爺有何指示。

一個轉身，定國迎頭撞上一名男子，這男人濃眉大眼身體壯碩，身邊還站了個高瘦黝黑，長的橫眉豎眼的小子，一看便知兩人絕非善類。

瘦小子一口台灣國語，「喂！少年吔！你嘸生日暘喔？撞到林北老大ㄟ呀啦！」

高大男子馬上開口：「鐵牛！別惹事。」

「豹哥！是你底講，若嘸林北叨甲催落去。」鐵牛狠勁十足的瞪了定國一眼。

定國毫不畏懼且禮貌的向兩人道了歉，轉身邊走邊想：這兩人彷彿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似的，為何他的情緒如此激動，他們的眼神怎麼會那麼熟悉呢？

籤詩

排隊抽籤的隊伍很長，解籤師和藹的一一為信眾解籤。剛剛那名老婦人將籤詩遞給解籤人，詩曰：

艱難險阻水漲高 幾番浮沉縫中找

貴人千尋今照面 昭雪欲在秋冬交

解籤師低聲的為老婦人解說，只見婦人聽完慘白著臉，拿回籤詩哽咽離去。

等了一會兒，終於輪到定國。定國恭敬的遞上籤詩：「先生，這支籤麻煩你了……」

解籤人接過籤詩，只見詩曰：

前路雷大雨點小 子時浴火藏禍心

忠義慨然貫乾坤 英雄從此震江山

解籤人緩緩抬起頭，目光如炬的看了定國一眼：「年輕人，這籤詩乃凶帶吉，看你一身浩然正氣，自有貴人相助，化險為夷……不知你是不是執法人員啊？」

定國驚訝於解籤人能一眼看出自己身分，便恭敬答道「我是警察，凡是軍警、執法人，都是關帝的信徒不是嗎？」

「當然！關聖帝君自會保佑忠義之人的。」

「謝謝您」定國收起籤詩，欲要離去，就在此時解籤人突然叫住定國，高深莫測的說：「年輕人，這籤詩另有玄機，既是天機便不可洩露，端看你是否慧根參透了。」定國楞了一下，緊攥著手中的籤詩，對解籤人揮揮頷首道謝，便闊步離去。

解籤人望著定國離去的背影，意味深長的淺笑起來。

陰陽鏡

定國折回到《明聖殿》，發現大殿左邊有間偏室，供奉的不是一般神祇，而是一面青銅鏡。青銅鏡歷經歲月洗滌，仍光可鑑人，透出森森白光，銅鏡前有個木匾，上頭題了首詩：

今人不見古時月 只見古月照今塵

陰陽鏡中洞乾坤 憑藉難得有緣人

定國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召喚，一步一步靠近陰陽鏡，這才看見鏡子背後的牆上，篆刻著這陰陽鏡的由來。

據說—「陰陽鏡」是當年關羽身上的護心鎧甲，跟著關將軍南征北伐、護主有功，且滲染了關羽忠義赤血，深具靈性，後世人將之視為神祇般，供奉於《明聖殿》中。陰陽鏡可鑑古今，可洞前世因果的傳聞已是人盡皆知，但能窺得鏡中乾坤的人，則少之又少……。

定國敬畏的注視眼前的陰陽鏡，腦海中不禁上演著那段驚天地、泣鬼神的歷史故事……。

黃沙滾滾的疆土上，關羽豪氣千雲的騎乘赤兔，手持青龍偃月刀，英姿颯颯率領蜀兵橫立沙場。敵方乃袁紹麾下大將顏良，帶兵十萬衝鋒陷陣，兩兵交鋒殺氣騰騰。氣勢如宏的關將軍，以一擋百之姿殺敵無數，手起刀落、擋者披靡，一刀取下顏良項上人頭……。敵軍首領文醜，眼見關羽提著顏良斷頭，直搗黃龍進入鐵騎之中，一聲令下，兩兵再度交戰……。這一戰天崩地裂、日月無光，節節敗退的文醜，趁著關羽腹背受敵之時，手持長槍忽然由背後偷襲關羽。關羽猛一轉身，長槍刺中護心鎧甲，一時電光火石，發出極為尖銳的噙鳴之聲。護心鎧甲隨即彈開了長槍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關羽倒提偃月刀，以降龍伏虎之勢擋下萬箭，刀光霍霍的取下文醜首級。

最陣即破，勝負即分。關羽帶兵，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。青龍偃月刀，斬盡天下仇，砍斷世間所有邪惡根源，這段關羽斬顏良、誅文醜的歷史昭然若揭。

#### 穿梭陰陽鏡

定國收起澎湃的情緒，由歷史中回過神來，眼前便是亮晃晃的陰陽鏡，鬼使神差的他毫無意識伸出手摸向鏡緣，一股沁入心肺的寒意，讓他寒毛直豎、眼前一黑，排山倒海的巨浪鋪天蓋地襲來，將定國捲入那不可斡旋的未知世界……。

冥冥之中有個聲音在耳邊低語：「不得吾緣，不見吾顏。」渾厚的嗓音落下，立即出現一頭赤血神駿，仰天嘶鳴的破空聲，如萬虎齊嘯、巨龍長吟……。赤兔馬蹄下轟然巨響，燃起青色神祕火焰，只見關聖帝君神威凜凜踏浪而來……。

在闇黑中，只聞關帝對著定國道：「隨吾而來！」帝君手一提拉起定國，讓他安坐在馬背上，接著雙腿一夾、韁繩一拉，神駿頃刻凌空騰躍，手中的偃月刀朝怒濤一劈，大地震動激起千層之浪，海水一分為二，硬生生劈出一條甬道來。

定國閉上眼睛，耳邊傳來呼嘯狂風，疾風打得臉頰發疼，也吹飛了頭髮……。眨眼間，周邊的一切恢復平靜，當定國再度睜開雙眼，映入眼簾的景像令他錯愕不已：「這是哪裡？關帝與赤兔馬呢？」

穿越時空來到唐朝的定國，在亂世中望盡多少滄桑和無奈，渾然不知的他，看著屬於自己前世的故事……。

## 前世情緣

兩個粗布衣的小伙子，一位是賣豆腐的，人們稱他毛豆腐，一個是寒窗苦讀的窮書生王九勝，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忠肝義膽的他們，對關聖帝君的義行事蹟甚是崇拜，於是相約在關帝廟結為異姓兄弟。九勝雖是窮書生，卻深明忠孝節義等事，恪守三綱五常、倫理道德，他相信，英雄在任何時代都能突破重圍，即使當下窘困，只要秉著奮而不懈的信念，終能實現理想。就是這股信念和破釜沉舟的決心，讓九勝考上殿試三鼎甲「狀元」他是牛稼莊百年來唯一進長安的讀書人。

衣錦還鄉的九勝，帶著妻兒來到拜把兄弟家前，久別重逢的兩人，激動的相擁而泣，那夜……就在毛豆腐的小屋內，訴說著別後的際遇。

酒過三巡，九勝拉著毛豆腐開口道：「兄弟，今日你我都已成家立業，我生兒、你育女，我有意讓我們兩家結為親家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毛夫人聽聞九勝之言，趕忙接口：「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，我家憶真長的如花似玉、知書達理，將來一定是個好媳婦！」

毛豆腐一聽妻子話語，急急阻止道：「賢兄！萬萬不可啊！今日您貴為狀元，而我區區一個賣豆腐的怎敢高攀……」

狀元夫人優雅地開口：「義弟，你和九勝自小拜把為兄弟，既是手足、何來高攀之言呢？」九勝望著妻子，那德慧兼俱的儀態，令他更加疼愛。

毛豆腐仍是感覺不妥，欲開口拒絕：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什麼啊！人家賢兄賢嫂都不嫌棄我們了，你這老頭子就別折了人家的美意！」毛夫人瞪了木訥的毛豆腐一眼。

九勝爽朗的笑道：「弟妹說的是，待小犬「王良」弱冠之後，必定前來迎娶賢弟您的千金。」

「那這門親事就此定下了，誰都不能反悔嘍……呵……」毛夫人樂不可支地諂媚而笑……。

## 驟變

世事難以預料，在王良十五歲那年，驟變突發……當時君王性好漁色、夜夜笙歌，貪官污吏強徵人民血汗錢，名義上納國庫，暗地裡是中飽私囊。在朝廷為官的九勝，因有鑑於國勢凋零，黎民疾苦，上書諫言，不料此舉卻惹來殺身之禍……。

一生秉持忠、孝、節、義待人的九勝，為官公正清廉、要勸諫君王時，已有殺身成仁的自覺，就在早朝文武百官面前，上奏曰：「國有法度不行，官有倫常不彰，君王淫靡忘政，奸佞橫權，黎民百姓生怨，上書聖上以隋亡為鑑，千秋萬業方能翰墨於浩浩歷史中……」

玄宗聞之，勃然大怒：「好個王九勝，朕念你平日盡忠職守，治世有方，今日出此妄言乃一時糊塗，還不快收回奏章。」

耿直的九勝深知玄宗已對他開恩，但他依舊不肯收回奏章，一旁的亂臣賊子虎視眈眈的觀看，大夥見隙插刀、陷害忠良，為了能順利除掉九勝，眾臣硬是以莫須有之罪陷九勝於不忠不義。玄宗顏面盡失，盛怒之下賜飲鴆毒，一身是膽的九勝，手持金樽，淚眼婆娑的望著玄宗道：「做臣子的事君如父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敢苟活，只願為臣一片丹心能喚回君王憂國憂民的初心……」話音一落，九勝仰頭飲下毒酒—『義門忠烈士，飲鴆成幽魂；忠貞之節、繼之以死。』這便是釀成安史之亂的前奏，悲傷的音符，譜出唐代沒落、滅亡的悲歌……。

家逢巨變，王良母子聽聞惡耗抱頭痛哭，隨後而至的官兵，大肆搜刮財物、田舍，王母無法克制悲傷，竟在一夕之間皤白了雙鬢，哭瞎了雙眼……可憐的王良，當時只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，雖有壯志凌雲，也不免嚇得手足無措。王良知道父親的犧牲是為了安定國家、造福百姓，於是更謹記父親留給他那千金難買的忠義精神。

瘦小的王良帶著瞎眼的母親，來到風雨飽潤的十里坡上的小茅屋，這是一間破爛的小柴房，也是官兵留給他們母子唯一可安頓的住所，為了扶起家計，王良跟著城內的趙師傅學習雕塑神像，因為他知道，只有學得一技之長，才能讓母親安定生活……。

夜涼如水的半山腰，一個女孩跑到小茅屋外找王良，一見王良走出茅屋劈頭就問：「你不讀書上京赴考了嗎？你決定要跟著趙師傅刻菩薩是不是？」

王良看見是憶真，只好默不吭聲的點點頭……他的回應惹得憶真一氣之下扭頭就走。不發一語的王良靜靜看著憶真離去的背影，他又何嘗願意屈就於此，放棄仕途呢？

時間如沙漏，轉眼又逢春。經過五年的歲月洗滌，今日的王良已是個風度翩翩的俊秀青年，更是方圓百里出了名的孝子，以致城東甯員外的千金「秋月」對他情有獨鍾、頻頻示好，三天兩頭就找機會要王良雕菩薩。王良豈會不明白秋月對他的愛慕，只可惜在他心裡已有了憶真，再也無法接受別人。想到婚約在即，王良夜夜挑燈夜戰，為的是能多刻幾個菩薩、多賺些銀兩，

早日將憶真迎娶進門。

提親

一個晨光絢麗的早晨，王良偕同多病的母親來到毛家提親，毛豆腐恰巧出門做生意，家中只有毛夫人和憶真。

毛夫人瞥了一眼寒酸的王良說道：「瞧你一身窮酸樣，還帶了個瞎眼的累贅，就這樣來提親啊！」

毛夫人露出鄙夷目光，嫌棄的嘴臉使得王良十分尷尬。

「你只不過是個雕木頭的窮小子，別想癩蛤蟆吃天鵝肉了，想娶憶真！下輩子吧！」毛夫人尖酸刻薄的說。

王良母子聽了這番羞辱，簡直無地自容，於是王夫人緩緩開口：「弟妹！這婚約是九勝生前和毛大哥訂下的，當時您也贊成的不是嗎？我和小犬今日前來就是想……」

「想……想什麼呀！」不等王良母親說完，毛夫人接著開口：「當初、當初是因為看在狀元郎的身分才答應這門親事的，如今你們怎麼還敢來啊！滄海都成爛田了，怎麼？還想我把女兒嫁給你們啊！」

毛夫人自顧自的說個沒完：「王良，你也不照照鏡子，憑你刻幾個破菩薩就想讓憶真吃香喝辣呀！哼！我看喝西北風倒是有，你們就省省吧！」毛夫人扭著腰來到門口，一副送客模樣。

躲在房內的憶真，聽見母親的苛刻言詞，不禁潸然落淚，為王良感到深深的不捨。

王良不以貧為恥，望著毛夫人凜然說道：「原來毛夫人是個趨炎附勢、嫌貧愛富之人，難怪您不懂一諾千金的道理，想來是家父看走了眼。」

毛夫人乍聽王良話語，七竅生煙、臉色一陣青、一陣白：「怎樣！這趨炎附勢也是要講求天份的，你不高興可以滾啊！」執起掃帚，便將王良母子攆出門外：「什麼東西嘛！敢來教訓老娘……」碰！的一聲，門被狠狠甩上。

片片段段的回憶，像個說書人，讓定國一筆一劃勾勒出前世的記憶，他沒來由的頭疼與奇怪夢境中的慘案，也許能夠在這裡，找到答案……。

帝君金身由來

大清早，秋月便吩咐家丁抬了伍佰兩黃金，一路浩浩蕩蕩來到十里坡外的小茅屋，甫一進門，便看見王良低著頭，專心的刻著佛像。

秋月來到王良跟前，柔聲道：「王師傅，請你幫我將這些黃金熔了，塑尊佛像好嗎？」

王良抬起頭，看見來人正是城東的甯千金。望著地上那箱黃金，王良婉拒：「甯姑娘，我平日只刻木頭雕像，用黃金塑金身可是第一回，深怕塑壞了金身，不如……」

秋月不給王良拒絕的機會，客氣道：「我就是喜歡你的手藝，不如你就幫我鑄造一尊『金身帝君』吧！」

王良自知無法再推辭，只好答應秋月，在一個月裡塑造帝君金身。

秋月臨走時忽然回頭說：「鑄造神像剩餘的黃金，你就留著，請個大夫好好看看你娘的病吧！」  
這才緩步離開小茅屋。

對於秋月的喜意，王良心知肚明，只是自己終究要辜負她了。

茅屋內燭光如豆，鑄造『帝君金身』也近一個月了，王良俯案聚精會神的專注於最後琢磨……  
這尊聖像刻功精細、栩栩如生，帝君捋鬚俯首、手持春秋、目光炯炯猶如活物一般……。

王良用罄所有黃金，不偷斤減兩，他深知名節重泰山，利欲輕鴻毛。正所謂：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」高尚的節操在窮困時更能顯現。王良謹遵父訓—「君子不欺暗室、臨財不苟」將伍佰兩黃金全數鑄造了這尊莊嚴肅穆的『帝君金身』。

夜裡，屋外狂風大作，枝葉發出詭異的窸窣聲，冷風颼颼灌入窗櫺，吹熄了燭火……王良起身掩上窗子，忽聞房內母親陣陣咳嗽聲，急忙入內探視。

望著失明的母親，當年絕美的容貌此時早已不復見！只有日漸孱弱和衰老……王良對自己未能讓母親過過一天好日子而自責不已。

「咳……咳咳……」一聲聲的咳嗽聲，像無數條長鞭，狠狠抽打在王良心上，眼見母親吐出一口鮮血，王良驚駭的大喊：「娘—您不要緊吧！孩兒馬上去為您抓藥……」

奪門而出的王良頂著瓢潑的大雨，奔馳在山路逶迤的道上……雨，一直落下，震耳欲聾的落雷，打在失意人身上更顯淒涼～。

## 破廟

月色隱沒—世界一片闐寂闇冥，天空降下豪雨，狂猛颼風直吹。城北郊區有間殘破廟宇，廟門傾倒、屋簷給強風吹飛了一角、廟後是一大片亂葬崗，磷磷鬼火，不論從那個角度看，肯定都是個撞鬼的好地方……。

廟內牆角昏見坐著兩名男子，衣衫襤褸、目露兇光。一個身材魁梧、濃眉大眼的叫黑老大。一個高瘦猥瑣，長相極度抱歉、吃相更是難看的叫小狗子。他倆正是朝廷急欲捉拿的欽犯，忠孝節義之事從不曾做，奸淫擄掠倒是幹的轟轟烈烈。兩人嚼著狗肉、啜飲著酒，淨說些下三濫的話。

小狗子啞了口酒哀聲道：「天天喝這白乾，什麼時候才能嚐到女兒紅的滋味呀！」

「媽的！你不說，我的氣還不打一處來呢？」黑老大白了小狗子一眼「要不是你搞個女人搞半天，驚動了街坊鄰居，我今兒個早在怡紅院春花床上快活了！哪會躲在這鬼地方啊！」

小狗子抱怨道：「又是我？我說黑老大，我們闖民宅要的不就是銀子嗎？是你一時性起，怎麼又怪到我頭上了呢？」

黑老大嗑著瓜子，嚐了口酒：「我承認！要不是那娘們長的標緻，我會搞的她哭爹喊娘的嗎？」

「哪你為什麼要阻止我打昏那個男的？還變態的要我扒開他的眼睛……」小狗子納悶問著。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！」黑老大說起這檔子事興趣就來了，一臉猥褻、自豪的說：「有觀眾才刺激嘛！讓他看看自己女人那副死去活來的騷樣，你沒看見那娘們一把眼淚、一把鼻涕的……多感動啊！」

「我怎麼看不出她感動的點啊！」

黑老大愈說愈得意：「我這根就是傳說中的金剛榴槌槌咗！可是會轉彎的唷！你說她能不感動嗎？」

小狗子不以為然的說：「真是林子大，什麼鳥都有，不過說句真話，那娘們經咱兩兄弟輪番上陣，肯定雙腿合也合不上了，搞不好還嚇瘋了呢？」

「哼！瘋了倒是好，就不會到衙門告官，害咱倆被官兵追緝，早知道就該殺了她的……」黑老大憤恨的說道，仰頭將手中白乾一飲而盡。

兩人你一言我一語，荒淫穢語也不覺得齷齪下流，可見是無恥到了極點，自顧吹噓自己多了得，正符合古人言：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！」

這時小狗子突然語帶神秘的說：「黑老大！上個月你看見了沒有？」

「看啥？」

「就是城東的甯千金啊！一大早就帶人抬了一大箱黃金，往十里坡窮孝子家去了。」小狗子繪

聲繪影的說：「依我看那箱黃金，少說也有伍佰兩。」

「你……你說啥？有伍佰兩黃金？」黑老大精神都來了，眼睛也亮了起來。

小狗子蹀個二五八萬的繼續說：「是啊！聽說要打什麼神像用的，唉！有錢人就是不一樣。」

黑老大啐了口痰，又道：「你說窮孝子家有伍佰兩黃金？當真？」

小狗子臭屁道：「那還假得了呀！我閉著眼睛用聞的，也聞得出來。」

「啪」的一聲巴掌，打在小狗子後腦勺，黑老大受不了小狗子臭屁模樣：「就這麼辦，擇日不如撞日，今夜咱倆就摸黑上十里坡，將那金身神像偷到手……」

「好哇！賣了神像，有了銀兩，別說怡紅院的姑娘了，就連老鴇我也要扒光她的衣服……瞧瞧她的老屁股……」小狗子附和笑道。

「哈……哈……」

『萬惡淫為首』色是剮骨鋼刀，兩人露出饞涎色相，猖狂大笑……廟外風雨不歇、雷電加交，今夜一肯定是個風雲變色，不安寧的夜……。

### 茅屋慘案

王良伺母，凡事必躬親，從不顯倦怠，冒著強風寒雨，在漆黑顛簸的山徑裡狂奔……山路崎嶇、大石溼滑，一個不小心便被樹枝絆倒，鋒利的山石劃開了手掌，滿身爛泥的他，不顧手腳傳來的疼痛，拐著腿朝山下急奔而去。

小茅屋外烏漆抹黑的，兩條如鬼魅的人影，一步步接近。小狗子鬼鬼祟祟的來到窗邊往內窺探：

「黑老大！真是天助我也，屋內沒人吔！」

黑老大闊步上前，輕推大門。門「伊呀」～的大開，屋內黑燈瞎火的，兩人便大起了膽子，向屋內走去……窗外「轟隆」一聲響雷，嚇壞了兩人，藉由閃雷的白光，也讓黑老大看見桌上的帝君聖像。

此時，屋內傳來氣若游絲的問話：「誰呀！是良兒你嗎？」王夫人聽見陌生的腳步聲逼近，於是趕緊起身查看。而這個舉動讓黑老大和小狗子十分震驚—「這屋內有人」。黑老大吆喝道：「小狗子！還楞在那幹啥？快去拿神像走人呀！」

小狗子被這一吼，倏地回過神來，衝至桌前準備抱走神像。說時遲、那時快，王夫人早在小狗子來到前，一把將『帝君金身』緊攥在懷中。

見神像被王夫人緊抱在懷，小刀子搶也搶不過來，王夫人死命護著神像，使得小刀子怒火中燒：「死老太婆！敢和大爺搶，活得不耐煩了……」於是抽出腰上的大刀，一刀砍下—「啪」一隻斷手應聲落地。

淒厲的哀嚎聲劃破天際，頃刻間血花四濺。王夫人瞪著雙眼，目不對焦的驚恐張望，『帝君金身』也重重的落在桌角。

黑老大像是發現了什麼，舉起手在王夫人眼前揮了幾下，便惡狠狠地咒罵：「媽的！這死老太婆竟是個瞎子，嚇了我一跳，以為他看清咱倆的長相了。」於是一個箭步來到王夫人身前，伸出右手強剝下王夫人的眼珠：「既然是瞎子，空留兩顆眼珠幹嘛……」

肝膽俱裂的慘叫聲，伴隨傾盆大雨，雷鳴一聲勝過一聲，猶如出匣猛獸怒吼……王夫人臉上血淋淋一片，二個血窟窿甚是駭人。泯滅人性的兩人，乾脆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大刀貫穿王夫人腹部，肚破腸流的她抽搖著身子，茅屋內的慘案，讓星宿落淚、乾坤嘆息呀！

「娘……娘啊！」撕心裂肺的吼叫聲自屋外傳來……王良一到家門，便驚見這慘不忍睹的一幕，哀慟忿怒的他，像頭發了瘋的獅子，撲向屋內的兩人……。

### 關帝異變

狂風呼嘯、急風驟雨，像是蒼天的悲鳴，為王良的孝行掬一把同情感動之淚！

王良手無寸鐵的衝進屋內，哭喊著：「你們這兩個畜牲，我跟你們拼了。」

小刀子看著王良以臂擋刀，毫不畏懼的和黑老大力拼，驚駭的瞠目結舌道：「黑……黑老大！他……他瘋了嗎？」

黑老大也始料未及王良會有如此駭人之舉，此時的王良像是地獄來的使者，渾身散發出令人畏懼的氣息。為了顏面，黑老大只好硬著頭皮說：「管他瘋不瘋，想死！本大爺就成全你。」

發了瘋似的王良，身上血跡斑斑，刀刀見骨，他仍奮不顧身的直掐黑老大的脖子……喪母的劇痛，讓他忘了危險，手勁拼命加大，掐的黑老大喘不過氣、臉色漸漸青紫。

小刀子見狀，用盡吃奶的力氣，將王良壓制在桌上，這才得以讓黑老大喘過氣來。

王良掙扎著想扳開小刀子身子，不料小刀子掄起桌旁的木棍，猛敲他的腦袋，血流如注的他，氣息孱弱、眼神失焦地望向桌角的關聖帝君，那哀怨悲愴的神情，求救般的等著帝君的憐憫……。

怒不可遏的黑老大，舉著大刀，氣呼呼的對準王良咽喉就是致命一刀——。

噴灑的熱血，染洗了整尊『帝君金身』赤紅液體彷彿是由關帝雙眼淌流而出，景像詭異、十分駭人。

屋外狂風呼嘯，青色閃雷破雲而出，迅雷直劈上小茅屋，讓屋內宛如白晝一瞬。小房子無意間發現了帝君聖像的異變，此時帝君怒髮衝冠、威容盛怒，佈滿血絲的雙眼凌厲的瞪視兩人，身後的青龍偃月刀發出嗡嗡聲響，震耳欲聾，嚇得他倆三魂出了竅、七魄歸了天，眼睜睜目睹關帝的異變。

黑老大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，但現在的他只覺背脊發寒、雙腿發軟，「撲咚」一聲跪在地上……一旁的小房子赫見黑老大狼狽的模樣，打死也不敢再望向帝君聖像，只是癱軟的倚著黑老大，尿濕了褲子……。

鮮血再度由金身聖像眼中汨汨湧出，轟天雷鳴，震得桌子都跳了起來，帝君目光犀利的轉動眼珠，黑老大神情渙散語無倫次的說：「關公顯靈了！關老爺生氣了！關公……顯靈了！」

血洗的『帝君金身』在滂沱的雨夜裡，懲儆著十惡不赦的罪人……不安寧的閨夜，關帝金身從此不翼而飛。

定國無法動彈的佇立在茅屋窗外，恨自己無能為力改變一切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悲劇發生。窗外的他，在暴風雨中噙著淚、深深自責。在他看清王良容貌時，彷彿電擊般……原來……王良就是自己。」

一股屬於前世的哀愁，無邊際的籠罩著他，複雜的情緒使定國無法再壓抑自己，突如其來的真相，就是最後的答案……。

回到今生

一陣天旋地轉，定國墜落萬丈黑暗中，乖舛的命運是如此不可斡旋，眼前的小茅屋漸漸模糊……消失。帶著前世情緣，穿梭時空回到今生。

刺眼的光亮讓定國一時張不開眼，意識清醒後，只覺得有人在肩上輕拍了一下，頓時暈眩之感消失無蹤。定國發現自己就站在燈火通明的《明聖殿》上，明亮的陰陽鏡就在眼前，他彷彿做了一場很長的夢，恍然由夢中甦醒。

「年輕人！我看你站在這裡有段時間了，你還好嗎？」解籤師看了定國一眼開口道。

「呃……我沒事！謝謝。」定國甩了甩頭，一時還無法走出前世的哀愁。當他步出《明聖殿》時，特地求了個平安符，對著帝君深深一鞠躬。

定國朝著停車場走去，心中不禁懷疑，自己是不是壓力太大產生幻覺，但，如果說剛才的一切只是幻覺，那為何與自己夢境完全吻合。無法解釋的矛盾，使定國越想越心煩……抬頭才發現暮色已晚，自己竟在廟裡待了那麼久。此時又餓又渴的定國，看見路邊有家豆花店，於是快步朝著店家而去。

金鼎豆花一位在『南天宮』斜對角，許多香客都會到這裡嚐碗美味可口的手工豆花。

童沁蓮笑容可掬的開口：「歡迎光臨！先生請問你要什麼口味的豆花？」

定國第一次見到童沁蓮，她那雙清澈的雙瞳，卻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使他馬上聯想到前世的憶真。

乍然相逢，定國傻呼呼的不知如何開口：「呃……我……給我綜合的好了。」

童沁蓮親切的笑道：「先生裡面請！豆花馬上來。」

定國自逕往店裡最深處走去，自言自語：「奇怪了！怎麼今天見到的人都如此面熟……」百思不解的他楞坐在那，此時沁蓮剛好端來豆花……。

定國無意間看見她手臂上有個鮮紅色胎記，形狀像是一張嬰兒的小嘴。晴天霹靂的他在腦海搜尋……前世記憶漸漸清晰～那是一個傷口，沒錯！是他帶著憶真去河邊戲水時，憶真不慎跌落河中，被水底的礫石割傷的。就是這個印記，讓前塵往事一一鮮明。

「呃……先生！你的豆花……」沁蓮望著發呆的定國，心中燃起一股莫名的情愫：「我們見過面嗎？我總覺得我們好像認識。」沁蓮天真的眨著大眼，覺得自己的舉動有點突兀，於是尷尬的笑著：「哈……沒有啦！」

定國堅定的看著沁蓮，慢慢說道：「我們確實見過！」他很想告訴她～我們何止見過，你正是我彌堅的摯愛，我倆的感情線早已在千年之前就緊緊纏綿……。

眼前的沁蓮什麼都不知道，只是淘氣的看著定國說：「我就知道，我看過你！」

定國想起與坤山還有約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了豆花店，駕著車便往市區疾駛而去。紊亂的情緒在廣袤心湖蔓延，最後他決定，兒女情懷暫放一旁，先完成這次任務要緊。

佈局

檢警這次與美國緝毒局 DEA 交換情資，成立了緝毒專案小組，經長期蒐證，見時機已成熟，等確定漁船入港時間，專案人員便能將其一網打盡。

定國撥了數通電話，還是無法聯絡上坤山：「這小子怎麼了，不是說好等我電話嗎？」車頭調了方向，朝坤山住所直行「乾脆到家中找他好了」

來到坤山位於文心路上的住處，搭乘電梯直達 12 樓。屋內燈火通明，見門沒鎖，定國便自逕走進房間：「這小子該不會是睡著了吧！」

房內的電腦呈現開機狀態，定國挨近螢幕，顯示出的資料讓他血脈賁張、雀躍不已。他馬上轉身，欲要通報檢察官，一出房門，迎面撞上由外返回的坤山。

定國狂喜的槌了坤山胸口一下：「臭小子！真有你的，竟被你查出漁船在午夜 11 點入港……」激動的他對坤山說：「我得先回局裡，通知上級。」

坤山面無表情的攔下他：「兄弟！你看過我的電腦了？」

「是啊！還是你行，你是這次任務的最大幕後功臣哦！我先走了。」

坤山送走了定國，神色陰鷙的坐在沙發上，沉默了片刻，便拿起電話，火速按下一串號碼……

「喂鐵牛嗎？是我，坤山。」

鐵牛沉聲道：「坤哥啊！豹哥已要我準備好二仟萬現金了，你那邊沒問題吧！」

「我就是告訴你，漁船提早一小時上岸，你告訴黑豹，晚上 10 點準時在貨櫃屋交易。」坤山暗暗盤算著。

「我會轉達豹哥，你自己小心了。」鐵牛掛斷電話。

坤山掛上電話後，再度撥了另一組號碼：「喂！我是坤山，對方時間有變動，夜晚 10 點在貨櫃屋！你們只有一個小時時間，多帶些人手，速戰速決。」

黑衣人警戒的說：「我們不會失手的，事成後按照約定拆帳，你那裡沒有驚動條子吧！」

坤山冷哼道：「條子！我就是條子，臥底幹了那麼久，你總該相信我吧！」

黑衣人口氣漸緩：「既然坤哥都這麼說了，我就放心了。」

雙方掛斷通知。坤山眉頭緊蹙的想著：若是定國沒有發現這個祕密，就不會引發這場腥風血雨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出此下策了！所謂一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希望定國能夠全身而退……。

緝毒專案

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內—「黑色風豹」專案人員全副武裝。二齒是定國的同儕，體型寬廣、性情開朗，見到這次裝備，笑的嘴巴都裂到耳後了：「ㄟ定國啊！這 90 手槍堪稱是警界極品咧！哇噻！還有衝鋒槍耶……這麼大陣仗是打共匪嗎？不知有沒有 AK47 和手榴彈呀！」

「你少磨嘴皮子了，帶上配槍快給關老爺上香吧！這次任務十分艱險，請關老爺保佑兄弟們平安！」

定國其實也喜歡和二齒拌嘴，這位老大哥，別看他圓滾滾的身材，他可是柔道三段的高手，只是長的比較低調，沒人看得出來而已，但同儕們都稱他是警界的洪金寶，最靈活的胖子。

二齒笑道：「你也知道我很少配槍出門」神秘兮兮的趴在定國耳邊：「一來，不想透露了我正義使者身分，二來……是因為我根本瞄不準……哈……」

定國受不了翻了個白眼：「既然瞄不準，對空鳴槍的機會就讓給你了。你不必介意沒打中烏鴉，因為世上倒楣的鳥也沒幾隻！」真是有夠冷。

二齒做了個鬼臉：「嚙好笑！」

定國收起玩心正色道：「這次我們與海巡署北區特勤隊合作，調來大批人馬支援，所以任務只能成功，知道嗎？」

二齒碎碎唸的老毛病又犯了：「唉！雞窩調鴨窩，調來調去差不多！海巡署特勤人員的槍法，說不定也沒我準……」定國知道二齒一唸就沒完沒了，趕忙拍了拍他肩膀：「給關老爺上香了！」

黑吃黑

秋末初冬的基隆港，海風拂面冷峻刺骨，天際烏雲堆疊，頗有山雨欲來之勢。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傑拓、及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卓忠，共同指揮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，成立「黑色風豹」專案，圍捕以綽號「黑豹」為首的販毒集團。

定國率領大批警力，在夜晚 9 點時，便埋伏在港邊貨櫃屋外 50 公尺處。約在 10 點鐘不到，三輛休旅車先後駛進基隆港邊，在貨櫃屋外停了下來……其中一輛，車上坐著黑豹、鐵牛及三名手下，下車前，鐵牛由前座椅下拖出一只黑色手提袋，掏出三把 45 手槍，交給車內三名小弟，吩咐他們先進屋內，自己則拿了把 90 手槍插在腰際，右手提著裝有現金的皮箱準備下車……坐在後座的黑豹驟然叫住他，由胸前暗袋裡搖出一把小型 92 手槍，交給鐵牛。

鐵牛接過手槍：「豹哥，你槍隴乎我，你甲己咧！」

「你不用擔心我，我一把就夠了。」這句話聽在鐵牛耳裡格外感動，真不愧是老大。當鐵牛在心中暗忖同時，看見黑豹由後座車底，拖出一把烏茲衝鋒槍，還裝上加長型彈匣，鐵牛看得瞠目結舌：「哇哩勒！莫怪一支叨有啊！」就是這樣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入貨櫃屋中。

定國心裡總覺得那裡不對勁，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，隱約感到有事要發生。眼睛離漁船入港還有一小時，他們怎麼那麼早就到了呢？正納悶著，就看見一群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黑衣人，個個攜槍帶械，魚貫的靠近貨櫃屋。一股肅殺之氣瀰漫了整個港口，眼看駁火械鬥一觸即發……。江湖險惡——社會犯罪分子也絕不留情，黑吃黑的戲碼不歇的輪番上演～貨櫃屋內槍聲乍響、子彈無眼四處飛竄，二派人馬涇渭分明。當黑豹意識到自己被擺道時，早已處於下風，想要挽回頹勢，只有硬拼了。

黑衣人槍法精準，彈無虛發，顯然是訓練有素的精實部隊，黑豹心知這群人並不單純，自己怕是遭人設計、毫無退路了，於是持槍反擊，硬是殺出一條血路來……。

黑道火拼、雙方對峙殺氣騰騰，海風沁涼，鹹鹹的空氣中混雜一股濃濃血腥味。鐵牛一手提著皮箱，一手持槍猛叩扳機，腹背受敵的他，狼狽的陷入苦戰之中，一個不小心腹部中彈，為求保命，只好丟下那只皮箱，以便殺出重圍。

黑豹瞥見負傷的鐵牛，知道情勢不利，便疾步衝向貨櫃屋外的休旅車，尋求掩護。豈料！屋外早已被大批刑警團團包圍，黑豹動作迅速的跳上休旅車，倒車衝撞員警及偵防車，現場狀況突發，屋內血跡斑斑、屋外一片狼藉……。

黑衣人聽見屋外有狀況，彼此掩護來到門口查看，赫然發現自己中了埋伏……「不是說不會驚動警察嗎？這個坤山！」黑衣人的領導打了個手勢，於是劇烈槍戰再度引爆……。

震耳欲聾的槍響中，二齒對空鳴槍，見制止無效，便朝黑豹駕駛的休旅車連開七槍……輪胎瞬間爆破，黑豹也被流彈貫穿左肩，只見他高舉右手，棄械投降，等員警上前逮捕時，狡猾的他從腰間抽出預藏的 90 手槍，朝刑警瘋狂掃射，專案人員在始料未及之下傷亡無數。

黑衣人在貨櫃屋中與刑警僵持不下，二齒拿起擴音器，對著貨櫃屋喊道：「裡面的人聽著，別再作無謂的掙扎，放下武器投降，警方會……呢……」誰知話還沒說完，一顆催淚瓦斯正中二齒嘴邊的擴音器，把二齒的嘴都打腫了。

藏尾詩

定國眼見同儕死傷慘重，哀慟之下，腦中竟然浮現出在《明聖殿》抽到的那張籤詩。

前路雷大雨點小 子時浴火藏禍心

忠義慨然貫乾坤 英雄從此震江山

「原來……原來這是一首藏尾詩，每句詩偈的最後一個字就是天機……」定國腦海忽然乍現，「小、心、坤、山」四字，就是關老爺的暗示，這當頭棒喝使定國恍然激悟。看來三方人馬都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，11 點已到，坤山應該是在漁船上吧！螳螂捕蟬、黃雀在後！坤山這就是你的計謀嗎？

單槍匹馬的定國，為了證實這一切，兀自上了漁船。船艙內一片漆黑，一個黑衣裝扮的男子正搬運著一箱箱漁貨。定國隱身在暗處，觀察著四周，當男子轉過身來，定國終於看清這張熟悉的臉……。

無法置信的定國，踉蹌的退了一步，撞上一旁的貨物而引起坤山注意！

「誰？是誰在那裡？」坤山掏出手槍，一步步接近。

「是我！」

坤山看見定國駭然的結起巴來：「定……定國，你怎麼會在這，不是在貨櫃屋？」

「我應該在貨櫃屋警匪槍戰是嗎？」定國走向坤山：「你知不知道那裡死了多少人？那批黑衣人是安排以黑吃黑的嗎？為什麼你要這麼做？」定國怒不可遏的抓著坤山衣領。

坤山也動了氣，扯下定國的手咆哮道：「這一切都是你，要不是你擅自看了我的電腦，檢方就不會得到線報，我也不用費盡心思佈下這個局，當然就不會死那麼多兄弟了。」

定國知道這一切是因自己而起，痛心的怒罵道：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？是道則存；非道則亡的道理難道你不懂嗎？你是警察，這是知法犯法啊！」

「我就是知道自己是個警察，還是一輩子見不得光的臥底。」坤山情緒激動地說：「你以為我願意嗎？當個臥底隨時都有生命危險，今天走著出去，哪天就抬著回來了。」

定國不可置信的看著坤山：「你還當不當我兄弟，是兄弟就自首吧！」

坤山冷冷的開口：「自首，不可能。你若當我是兄弟，今日之事，你不說、我不說，沒有人會知道，等我把貨上了市，自然算上你的份，你看如何？」

執迷不悟的坤山惹惱了定國，定國憤怒的打了他一拳，冷冷說道：「坤山！難道你不知君子懷

心慎行，不履邪徑、不欺暗室的道理嗎？何況身為執法者，領的是人民血汗錢，我不會做出違背忠義、愧對國家、人民之事。」

「哼！忠義值多少錢？能讓你開名車、住別墅嗎？當一輩子警察能賺多少錢？我只要將這批毒品上市，我就不用再當臥底，一輩子吃穿不用愁了。」坤山不理會定國，繼續搬出漁貨。

定國一個跨步，死命拉住坤山道：「我不會讓你把毒品運走的，我也不會讓我的兄弟鑄成大錯。」

定國搶過漁貨，往海裡一丟，原本想讓坤山懸崖勒馬的，沒想到這個舉動觸怒了坤山。怒火中燒的坤山竟朝定國開槍了。

破空的槍聲由船艙內傳出，子彈打在定國的大腿上，他只覺右腿一軟，刺痛的灼熱感伴隨熱血汨汨冒出，定國半跪在地，不相信自己兄弟竟朝他開槍……。

坤山無奈的說：「我知道忠義不能兩全，要成功只有走捷徑，既然我選擇了這條路，就不容我回頭了。」

金錢的魔力使坤山蒙蔽了良心、泯滅了人性，什麼道德人倫、忠義精神，早已拋諸腦後，但，老天爺有意讓賊星落敗，在此時讓定國發現角落的柴油桶，於是他拔出配槍，瞄準油桶……心中浮出『桃園明聖經』偈曰：「仁莫大於忠孝，義莫大於廉潔」就在此刻坤山看出定國的企圖，緊張的大喊：「你想要做什麼？你瘋了嗎？」

「就算我無法將你繩之以法，也不能讓你將這批毒品運出，我要銷毀這批毒品。」話音落下，定國一槍擊中柴油桶。「轟」的一聲，油桶炸開，船艙內快速悶燒起來，隨著溫度上升，濃煙撲鼻，兩人呼吸也開始急促……。

二齒眾人在貨櫃屋外強行攻堅，直到匪徒子彈告罄，才將以制伏，結束這場激烈槍戰。大批警力和醫護人員紛紛到場，將傷者就醫。黑豹因身中多槍，當場不治，而鐵牛腹部中彈，送醫急救，至於那幫黑衣人，均是外籍特種部隊成員，在祖國犯了法偷渡來台的，但多數黑衣人都在槍戰下傷亡了。

二齒在混亂中遍尋不著定國，驚見漁船附近起火，高竄的火苗染紅了夜空，爆裂物被炸的凌空飛起，直落 50 公尺外的海面上，震天價響的爆炸聲引起檢警注意，於是大批警力紛紛趕往查看。

定國聽聞警笛聲往漁船靠近，他拖著右腿來到甲板，正好看見坤山佇立在船尾處，神情悽楚的

說：「兄弟們都趕來了，我是逃不掉的。看來……我與榮華富貴是無緣了。」說話同時，整艘漁船已經徹底被大火吞噬了。

定國拖著右腿，向坤山爬行而去。只見坤山緩緩拿起手槍說道：「在法律面前無人能僥倖，這就是法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沒想到……我汲汲營營算計，到頭來還是一身狼藉。」坤山將槍抵住太陽穴，眼神篤定的望著定國，說了一句：「來世……我們再做兄弟……」話音一落「砰」的一聲～坤山飲彈自盡了，這句話竟成了坤山最後的訣別言……。

定國親眼目睹坤山自戕落海，涕泣滿面的他，隨著坤山縱身躍入冰冷的海水中。

人生最難醒的便是英雄夢，金錢魔力的反噬，終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。而眾人，也許只能看見英雄的背，看不見他們的眼淚……。

當二齒眾人來到港邊，譁然聲四起，整艘漁船迅速下沉，眾人看見的便是二人相繼落海的抱憾一幕。而第一個由錯愕中清醒的就是二齒，他立刻通知海巡隊出動警艇，尋找定國與坤山。

奇遇

定國拖著麻木的右腿，在深水中載浮載沉尋找坤山身影，身體漸漸失溫的他，靠著微薄的意志力硬撐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的決心，終究抵不過體力的透支，而慢慢眩暈，在他失去知覺前，一束紅光乍現，朝他直射而來。

赤兔馬火紅如烈燄的鬃毛迎風騰躍，馬背上的關聖帝君，神威凜凜、臨空降世，衣袂被海風微微吹動，手中的青龍偃月刀發出幽異藍光，刀鋒朝著怒濤一劈，一陣狂風捲起千層之浪，快迅匯聚成一朵碩大的浪花。

定國在恍惚之中，被一股明顯不屬於自己的力量推上浪花，迷濛中他望見帝君慈悲的容顏，開口對他道：『果報是不可思議的，今生汝注定遭逢此劫。吾見汝獨善慧根，且躬行忠、孝、節、義之事，對於兄弟犯法，也不閉目縱之，今日一切因緣際會絕非偶然，汝要謹記：富於道義、無欲則剛的道理，使忠孝節義精神，無遠弗屆……』帝君身後迸射出七彩祥雲、聖像冉冉升空瞬間消失。定國再也支持不住闔上雙眼、隨波逐流。

拓浪人生，不過悠悠睡夢中～當定國從萬分驚險中奇蹟生還後，發現自己身處在一片漆黑的岩洞中，失血過多的右腿，根本無法動彈，喉嚨因喝了過多的海水而感到乾渴不已。他勉強睜開眼睛，只見岩縫洞口透著微微亮光，天色已翻魚肚白，此時忽聞艦艇的引擎聲，風馳電掣由遠

至近……。

定國咬著牙，以手掌撐起身子，用雙肘匍匐爬行。岩縫中奇岩怪石鋒利如刃，將手肘劃出許多傷口，可能是在海水中浸泡過久，感覺身體微微發燙，體內卻流竄著一股寒意。當他吃力的爬至洞口時，掛在脖子上的平安符卻無緣無故的斷了，緩緩沉入海水中。定國趕緊伸手打撈，平安符越沉越深，他整個人都伏趴在礁岩上了，這才讓他抓到了平安符上的繩子，但繩子像是卡在石縫中，拉也拉不動，定國不死心，堅持要將平安符拾回，左扯右拽的終於繩子一鬆，順勢給拉上了岸。

原來……平安符上的繩子纏上了一條麻繩，定國順著麻繩往上拉，赫然發現一只麻袋。隨著陣陣腐敗的臭味，冥冥中有股無形的力量，召喚著定國「打開它……打開它……」

定國忍著惡臭，打開麻袋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具腐爛的女屍，森森白骨煞是駭人，空洞的眼窩，彷彿泣訴著遭逢毒手的沉冤和不甘……。

水波瀲灩的海面上，海巡署機動特勤人員，出勤巡防艦，在暗礁處尋找定國，因風浪過大，增加救援難度，三架海鷗直升機也在海面上盤旋，展開陸海空大搜索。眼尖的二齒，終於發現岩洞處，伏臥在岩縫的那抹熟悉身影。

獲救的定國在醫院昏睡了大半個月，在鬼門關撿回一命的他，忽然想起坤山，不禁難忍悲愴。剛好此時，二齒打開病房門，看見定國清醒了，高興的直呼：「唉喲！我的小老弟，你終於醒了。」看著定國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，於是提高了音量說道：「你就不知道，那天在貨櫃屋時，要不是兄弟們攻的霸道、守的絕妙，那能集體趕到船邊看你跳水啊！」

定國知道二齒是故意要逗他開心的，於是笑道：「跳水？我是保命地！你以為我在拍（不可能的任務）嗎？」

「那是當然要保命啦！要不是你這麼一跳！那三個月前失蹤的黃小燕，屍首沉在海底怎能現世啊！」

「失蹤的黃小燕」定國一頭霧水。

「是啊！就是三個月前通報的失蹤人口嘛！你啊！就是運氣好，茅坑也能撿到寶……」二齒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叨唸個沒完。

定國回想起《明聖殿》上遇見的老嫗，難道黃小燕是她女兒……一切的因緣際會正如關帝聖籤

所云：

艱難險阻水漲高 幾番浮沉縫中找

貴人千尋今照面 昭雪欲在秋冬交

出院的定國第一件事便是到『南天宮』還願。

童沁蓮在廟門前終於等到了定國：「嗨！王警官，你是來還願的嗎？」

定國聽見沁蓮對他的稱呼，十分納悶：「妳怎麼知道我姓王？」

沁蓮靦然微笑道：「報紙、新聞將你拍的那麼大，我不想認識你都難！你的英勇事績早已是人盡皆知了，你現在可是人民心中的英雄唷！」

定國尷尬極了：「也沒報紙寫的那麼偉大啦！這是身為警務人員應該做的。」

沁蓮看著定國一拐一拐的走著，於是欠身扶住他：「你的槍傷還沒好吧！我扶你……」能夠攙扶心目中的英雄，沁蓮羞澀的紅暈了雙頰：「我爸算準你今天會來還願，他等你很久了。」

「你爸？」

「對呀！我爸是廟裡的解籤師啊！」

帝君顯靈

再度來到《明聖殿》殿裡殿外擠的水洩不通，定國問著身旁的沁蓮：「今天怎麼那麼多人呀！」

「難怪你不知道」沁蓮抬頭望著定國：「就在你發生槍戰那夜，大概 11 點多，《明聖殿》上的帝君金身不翼而飛了。管理人員調閱監視錄影帶後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是誰有通天本領，在未驚動保全系統下，偷走帝君金身呢？」沁蓮的口吻像極了名偵探柯南，這也引起定國的好奇心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沒有人偷走聖像，監視畫面證實，帝君就在無人的大殿上憑空消失了！」沁蓮娓娓道出：「就在警方來到《明聖殿》後，你猜怎麼了？」神秘兮兮的她看著定國。

「小姐！你就別賣關子好嗎？」急欲知道答案的定國催促道。

「好吧！」沁蓮收起玩心說道：「在警方來到後，帝君金身就在眾目睽睽之下顯現，巍然端坐在神案上，莊嚴肅穆的神情，彷彿不曾移動過。」

定國驚訝的張大了嘴，回憶起那夜落海後發生的一切，原來真的是關老爺顯靈，在狂風巨浪中前來搭救……。定國燃點清香，瞻仰著神案上的聖像，關帝威武神情，俯視眾生，全身散發出

忠義浩然正氣。隨著裊裊繚繞的香火，彷彿瞥見帝君輕輕翻了一頁「春秋」。

台中監獄

「八七五二，接見」管理人員喊著收容人編號。

「主管！我是八七五二謝坤山，請問是誰來看我？」

「你朋友－王定國」管理人員看著資料回答。

接見室內定國看著身穿囚服的坤山，內心百感交集，但在得知坤山在這段日子裡，有了重新開始的勇氣和動力又甚感安慰。

坤山說：「再教育的日子，讓我在機緣下接觸了忠義文學，捧讀『桃園明聖經』和『覺世真經』之後幡然了悟，尤其在『覺世真經』中的一段－『隱惡揚善，利物救民，回心向道，改過自新，滿腔仁慈，惡念不存，一切善事，信心奉行。』帶著關帝的護佑，讓我在黑暗中看見光明，原來這世間最寶貴的不是財富，而是忠孝節義，倫理道德不朽的精神。」

定國欣慰的看著坤山：「好兄弟！你的改變，就是帝君最美的祝福……」

尾聲

定國慈愛的替小俊善蓋上被子：「好了！故事說完了，小俊善是不是該睡覺了呢？」

小俊善睜著圓滾滾的大眼，流露出無限崇拜的眼神說：「我的把拔就像古時候的關爺爺一樣的勇敢，所以是現代關公吔！」

「你又亂講話了，我如果是關老爺在世，早已天下太平了。」定國憐愛的輕撫著小俊善的頭：

「你乖乖的睡覺，明天晚上把拔陪你玩騎馬打仗好不好？」

俊善躺在被窩裡，開心的拍著手：「好啊！我要騎關爺爺的赤兔馬，幫把拔抓壞人。」

沁蓮倚在房門外，靜靜聽著這對父子溫馨對話，心中洋溢著無比幸福……她來到房內，雙手搭在定國肩上，柔聲道：「怎麼了？小俊善又吵著你說故事了啊！」

小俊善一見媽媽來了，淘氣的噘著嘴，趕緊閉上眼睛。

定國微笑著搖了搖頭，摟著沁蓮輕輕關上房門：「是啊！他從三歲聽到了幼稚園了，我也講了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次了。」

「那……這個故事是真的囉！」沁蓮好奇的問。

定國娶了沁蓮後，從她身上沒學到什麼，倒是學會了賣關子……「妳說呢？」

來到客廳，定國拿起車鑰匙，回頭便在沁蓮臉頰落下深情一吻：「老婆！我好愛你！」

前世情緣，注定今生纏綿纏綿，二條平行線變成同心圓，將幸福纏繞指尖……定國出門前突然轉過身道：「我的犀利人妻，清晨時別忘了代我向關帝上炷清香……」

廣袤的天際，滿天星斗，那是關帝獻給定國與沁蓮最美的祝福……。今夜，定國再次為忠義負甲，演繹著大無畏的英雄故事。